

第九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白云千里万里

赵玄览

(文法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7 级)

莽莽雪野，宁谧无涯，火车飞速地驰骋在上面。他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盹了一夜，在狭窄的方寸之间不断地调整着睡姿，时而头趴在桌子上，时而斜倚着车窗，时而仰靠在椅背上，时睡时醒，折腾得极不安稳。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靠在椅背上的头向侧里一歪，又醒了。颈肩开始隐隐作痛，他知道是一夜没睡好，颈椎病又犯了。回过头来，车厢里也是一派睡意，身后那帮学生昨天晚上还吆五喝六地出牌，兴致极高，现在也都溘然无声地进入梦乡了。过道里、车座底下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呼呼地打着鼾。有些乘客从昨天晚上一直站到现在，连躺的地方都没有，上身趴伏在车座靠背上，给站木了的双脚减轻些负担，刚刚睡意朦胧，头一磕就醒了——原是站着的，不多一会儿意识却又模糊了。

他的颈椎病一犯，半个肩膀都僵起来，颈部两侧的韧带一拉就疼，想要转转肩膀伸伸胳膊舒展几下，一看邻座嘴角流涎地快要靠到自己身上来，只好作罢。好在火车已经由河北进入了河南，再有几个小时就到豫南老家了。窗子被车里暖气浸润的湿漉漉的，他用纸擦拭干净，然后把脸凑到窗上向外瞧着。窗外的雪依然在下，却没有昨天晚上那么紧了，天微微地有些发白，约莫有六点钟了。田野上白茫茫一片，有些雪薄的地方星星点点地露出些青色的麦苗

来。不远处的村庄院落已隐隐地能看得清了，砖头围墙里的农家小院格外寂静，偶尔有几点淡黄色的灯光飞快地掠过。铁轨两旁的河沟久已干涸，沟沿上杨树连成一排地站着，光秃秃的枝干上承贮着一点儿积雪静默地伸向灰色天空。隔不多久，就能在枝桠间看到一个蓬蓬的鸟巢，偶尔也有几只黑色雀子蹙踏着树梢的微雪窜来蹦去。车厢里沉闷混浊而又饱含倦意的气息使得他不自禁地想要探头到窗外去汲一口冷冽清凉。

年年假期返乡坐的都是这趟慢车，说是慢车，其实也不大准确了，在他由一名本科生升为研究生的几年间，它也由一列绿皮普快车摇身一变成了一列白色空调快速车。虽然换了车身，改了车号，前面加了 K 字，时间表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变化。

只一霎儿，车窗外又亮了不少，只还罩着一层微微的黑影儿。他双手交握在脑后靠在椅背上，不自觉地想起了《毕业生》。电影一开头，刚刚毕业的优等生本也是这样地坐着，眼神辽远而略带忧郁，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脑后金鱼在缸中水藻里穿梭来去。楼下的客人济济一堂，为本而开的庆贺晚会要开始了，老父亲上楼来招呼本时，本坐着不想动弹，想要继续停留在他的世界里。

Dad: What is it, Ben? (怎么了本?)

Ben: I'm just ... (我只是....)

Dad: Worried? (担心?)

Ben: Well.... (这.....)

Dad: About what? (担心什么?)

Ben: I guess about my future. (我想是我的将来吧。)

Dad: What about it? (那又怎么了?)

Ben: I don't know. I want it to be... (我不知道。我想要....)

Dad: To be what? (想要什么?)

Ben: Different. (与众不同。)

然后本起身下楼去应付了，祝贺、鲜花、掌声、诱惑、爱情、道德、唾弃、蜕变的痛苦、青春的残酷迷茫……纷至沓来，总之是他的“future”。电影开始了。

他的研究生生涯再有几个月就要结束了。时光可过的真是快啊。他是多么地想伸手抓住那飞跑金乌的三足啊。寒假做些什么呢？整整一个半月，除去看电视走亲戚同学聚会百无聊赖，差不多也有三十天。他可以到那个解放路和沿溪路交叉路口向西二十米的打折书店里去，所有图书一律三折。六平方米的店面小得像个虾米，两侧书架快顶到天花板上，中间过道窄的仅容两人擦肩而过。儿童看画识字书上面落满了灰尘，被摞在最里面的架子上；某著名出版社数年前风靡一时的世界经典名著版本落伍了，也发到这里来；店前的小黑板上粉笔书着新到一年半前某电视学者的畅销书；卖不出去的四大名著，三言二拍……好在全是正版。店老板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头也不抬地看报纸，由的顾客在里面徘徊流连。蹲下身去从最下面书格里抽出一本来，《禅真逸史》，绣像本封面做戏一样市井喜庆，随手打开来一看，第六回赫然在目：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钟守净独坐，思量这赵婆计较，果然有些妙处，越想越有滋味，随着他此计而行。当晚分付厨下道人，磨起一斗糯米粉来，做成豆沙馅子，明早候用。当夜睡不安枕，天未晓，便穿衣起来。着道人买了两个猪腿，将那隔夜磨起的米粉，裹了馅子，做下一盒京圆，蒸熟了，用两个朱红盒子盛着。又取象牙梳子一副，名人诗画、檀香骨子金扇二柄，藏于匣内，使道人挑了，行童引路，送到

元宵夜里借点灯的那一家去，分付道：“如此如此。他若不肯收时……”

混熟了，店老板知他喜好，嘻嘻笑着向他推荐道：“最近店里新到一批古代禁毁言情小说，露骨着哩，瞧瞧？”笑容里面隐隐闪烁着不怀好意的知根知底。他接过来，心里却暗暗好笑：太也小题大做了些，不过是五百年前的饮食男女，硬是担了个禁毁艳情的虚名儿。不知道在多少冠冕之家的照壁里、墙缝中、篋子底层、衣柜角儿里辗转流传过，都是羽毛缎子盖鸡笼——外面好看里面空。终于嫌它封面有些推板，撻开了。古小说自然是风流旖旎的绣像本子才成样儿么。半年后心血来潮又回去问，已经杳不可寻了。

这次又能淘到什么呢？店老板还是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姿势坐在门口看报纸晒太阳？小腹微微隆起，目光随着报纸往下溜时颌下隐约现出双下巴？想到这儿，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弯了弯，带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半俯视半悲悯地。

“咚——咚——咚”火车有节奏的律动声在脚下响着，天色已经大亮了，窗外雪景也变得分外明晰了。活像他中学时代流行的元旦贺卡上印制的图画。朔风凛冽，地上的雪不时被风像沙子似的扬起又落下。身后的那几个学生已经醒了过来，精力也随之恢复了。线性代数期中考三分之一不及格。蹩脚的女讲师被哄堂了。食堂里的馒头由三毛五分涨到了四毛一个。杨过韦小宝乾坤大挪移化骨绵掌。中国大飞机制造。朝中有人好做官公务员录取比例。网络游戏真是过瘾。这调侃又暗含得意的心思风筝飘带一样拽着他的思绪，令他不由自主地尾随着，追逐着，越过层层关卡，万水千山，来到早已被抛撇在身后的大学青葱岁月前看上一看。来是来了，淡漠地不置可否。

他习惯性地径直走到教室最后一排的左边角落里坐下，猫一样地踞在自己的座位上，舒适地靠着椅背，两手交握在小腹前，手肘搭在两边的扶手上，眉头舒展开来，眼神黯淡近乎呆滞，定定地看着不拘哪一处，已经干裂得起了皮的嘴唇微张，合不拢来，跌落到自己那个拥有诸多意象的冥想世界里去。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想，脸色宁静沉醉，整个人好似老僧入定，又像半睡半醒，又仿佛酒足饭饱，不想动弹，如痴如醉，不复知今夕何夕，真美妙啊。讲台上老师的嘴唇不停地翕动着，喋喋不休地在说些什么？他往前微探了探身子，侧了侧耳朵。

他参加过学生会的社团组织，在他们那一届新生辩论赛中坐在台上掐着秒表，参赛选手发言时间到了，“嗒”的一声举手示意。他到校园广播电台参加面试，填了一张表后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期间他和一个新认识的女生交谈着专业、家乡、新学校、面试前的忐忑心情，下午的阳光从走廊的大玻璃窗里照进来，分外地明媚。进得门去面试了三分钟被告知等通知，那通知一直没有来。学校有活动他们新生被派去当观众，台下稀落的掌声啪啦啪啦地像蝙蝠拍翼远扬。他们班围坐在草坪上唱歌，夏夜里露水下来冷气侵人直打哆嗦。情侣们坐在湖边像抢吃一颗糖似的边接吻便发出“叽——叽——叽”的声响。日子这样颠不刺懵不刺的过着。是不是失落掉了什么东西？激情？梦想？青春？无从捉摸。

车里暖气开得太足了些，他身上有些燥热。火车里总是冬天太热，夏天又太冷。今年六月份放暑假回家车窗外白日暄蒸，骄阳似火，车里一派阴凉，一缕缕凉气顺着脚裸蛇一样地缠上身来，半夜里打开箱子取出外套来披上也还是抵不住那冷气。那次他对面坐了个中年女人，穿着半旧的红色羊毛衫，细高个儿，头发在脑后盘成

一个髻，额前鬓脚打理的一丝不乱，微微发黄的面部肌肤带着些人到中年的松弛，眉眼细长，也斜着眼看人时流露出世俗精明，薄嘴紧唇抿着又透着几分平易慈悲，一望而知是湖北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铁路两旁的向日葵细长的身躯驮着圆盘，带着鲜明热烈的表情仰脸朝着后羿弓下遗漏的骄阳。他身边的小伙子几次想要搭话，看看他扭向窗外的侧影都缩住了口。后来唠上嗑儿之后，口风之间透出自己在军校读书。哪所学校？却又遮遮掩掩地支吾开来，吊足了人的胃口。

聊着聊着话题向更深的方向发展。家住哪里？秭归。啊，秭归！屈原和昭君的故乡。就在三峡岸旁。三峡，他曾经那么向往的地方。那时他十六七岁的年纪，热衷于武侠故事，浑身上下沾满了肥皂泡似的五颜六色的梦。他渴望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武侠小说，故事就发生在从重庆到湖北的三峡边上。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蕤碧不殊。主人公住在嘉陵江边上，就叫郢坞吧。在一个有半轮峨眉山月的夜晚，主人公骑马载着一个盲眼女孩子走在扬子江边。夹着江水的两岸青山峭壁上树木葱笼，夜色中都成了浓得化不开的黛色。他把这素不相识的姑娘送到她爱人身边去。空谷里马蹄得得，两个人坐在马背上咕咕呱呱的说笑着，夜风吹来拂起了两人身上薄薄的春衫。月亮慢慢地升到了中天，月光洒下来，窄窄的江水如同一条银白色的长带子蜿蜒向远方。年轻的心里满是欢悦与温柔。

并没有写出来，甚至不曾动过笔。不肯轻易示人珍藏的梦。不知不觉间，日头落在了西边的地平线上，一点一点地没下去之前发出愈加耀眼刺目的光芒。夏天的傍晚是美好的。车窗外天空这样地蓝，白云千里万里，苍狗一样地趴在上面。有一段旧日的时光被凝固在此。下车前他不无余地的小伙子致了谢，这热烈的谈话让他满意。这次旅途也是愉快的。

他被重重地向火车壁上挤了一下。怎么回事？不断有人高举着行李向车门的方向挪动着，嘴里一连声地唠着扰借个光，每挨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不踏到别人。这支即将下车的小队伍在过道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迫使每一个在地上找好位置的人一一地腾挪出来，暂时向车座中间避让着，挨挨撞撞中连最靠里面坐的人也未能幸免。下一站是哪里，鹤壁还是新乡？窗外景色的倒退速度越来越慢，直到跟坐在摩托车上回头看没有区别，直到车身过岔道时一个大晃接一个大晃，直到“哐——啍”一声，车到站了。除了站牌上的字样换成了“新乡”外，车站跟泊头跟沧州跟鹤壁跟新郑跟任何一个此类级别的小站有什么区别？车门刚一打开，站台上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蚁附腥膻一样地围上来。急切又惊惶地，红了眼要往上上，乘警站在门口拎着喇叭高声叫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别挤慢慢来！”谁肯慢慢儿来呢？总共才停两分钟。铃声一响，可说什么也晚啦，就是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地藏菩萨大罗神仙也无力回天。大伙儿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劲儿来，绷紧的身体摩擦来撞击去。挤上车后像打了一场胜仗似的在心里长长的吁了口气。这还不算完哪！8号车票的乘客要往南去找座儿，97号车票的乘客要往北去找座儿，先挤上车的站票乘客到了车厢中间自为得所，不肯走了，忙着找空隙挪东西搁行李，前几站已经各就其位的乘客坐在小马扎儿上不肯腾挪。推拥不动，挤成一团，喘不过气来，不由人心里窝火。四步远的路挤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座。站在座位上往高高的行李架上放行李，才刚举上去，发觉空间有点小。喂，喂，老乡，这是谁的麻袋往边上推它一下！行李架已经满了，就推到车座底下。车座底下睡上了人，就搁在腿边儿，随时做好搬开让路的准备。等到稳稳当当地坐到座上，小衣已经半湿了。

他细细地玩味着这如同分娩一样的挤火车，心里暗暗庆幸已得的座位，多亏是始发站上车。等过完寒假回来可就是过路车喽。大学本科时候他有次春节返校，半夜三点的火车挤得车门都关不上，他捏着 17 车的坐票眼睁睁地瞅着火车轰隆轰隆的开走了，无力感潮水一样地漫过来包围了他。站台工作人员已经在挥着喇叭驱赶了：“统统出站，签字退票去！”开学在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回车站窗口，八天之内连站票都卖光了。当天夜里又拉关系又开后门得到一个前往某下属县挤一趟发往北京火车的机会，挤上了再补票。上车之际他迸发出一种孤注一掷的狼勇，显露出排除万难勇气，像个末路的霸王一时间反而锐不可当。他在火车上站了一天连口水也没喝，喝了水就保不准要去办事儿，行李怎么办？年下顺手牵羊的扒手这么多。就是没有行李他也不愿意过五关斩六将关山迢递地去上一次厕所。火车终于在华灯初上的时候驶进了北京西站，下了车一问才知道转车还要到北京站。北京的公交可不是一般地挤呐。他在北京站的大厅地上坐了一夜，嗓子干得发疼去买瓶水喝，喝完胃病犯了，疼得豆大的汗珠儿从额角往外冒。第三天的中午，他终于躺回学校的床上。

他以后每次坐火车，从进站之际就迸发出一种孤注一掷的狼勇，失势的霸王一样一时间反而锐不可当，周身笼罩着一股精明强悍的抖擞之气。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驶出了站台，轻微的铁轮声像脉搏一样在脚下均匀有力地跳动着。窗外的雪花若有若无，飘飘曳曳地荡下来。他心安理得地坐着，脸上现出自嘲夹杂着困惑的表情。他难道不是一个新时代著名高校大学生么？他小时候不是还背过全本的《道德经》么？《论语》里的谦谦君子不是他一直追求的么？他想起幼年读过的一个古人故事。那贤人为了要修身，在案头置了两个瓶子，又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豆子。什么颜色他记不清了。姑

且就是红色和白色吧。贤人每日里三省其身，看看自己一天做了多少好事犯了多少过失。做了多少件好事儿他就往一个瓶子里投上多少枚红色的豆子，犯了多少个错儿就往另一个瓶子里投上多少枚白色的豆子。最初瓶子里红色豆子少白色豆子多，他时刻用这案头上的豆子来鞭策自己，不断地反思进步。渐渐地，瓶子里的红色豆子和白色豆子数量差不多了。这贤人不骄不躁，继续努力，终于使那瓶子里红色豆子的数量远远地大于白色豆子的数量了。他记不大清白色的豆子到最后还有没有了。那时他只觉这真是一个好主意，用这个法儿就不愁做不成贤人了，这个古人真是有本事。现在想来他心里也不是没有羡慕，可他是个市井细民哪。心向往之里多少生出了些恐怖的味道。他也实在用不着俯视悲悯那店老板什么。

他发出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吃早餐啦！新鲜热乎的早餐啦！喝点热粥啦！”一个混着些许湖北方言味儿的吆喝声打破了车厢里的沉闷和倦意。昏昏沉沉的乘客们纷纷抬起了头朝来声望去。却看不见人。随之而来的是充沛的“老乡，让一下来！借过借过！抬下腿！站起身来！吃早餐啦！”压过了过道乘客起身时的唉声叹气。他可以想见那穿着白大褂的售餐员推着叠满餐盒的狭长推车在过道里穿行的艰难情形，但那声音依旧朗朗，丝毫没有气馁的意思，或许是习惯了，钱还是要挣的。待得推到身边来，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地看那餐盒。十块钱一份。过道那边有个青年买了一份，两个降解餐盒。打开来，一个餐盒里盛着一个馒头一份菜，白菜和蒜苗各半，另一个装了浅浅的白米粥。售餐员仍在四下里顾盼着：“还有没有人要？吃早餐啦！吃点热粥啦”，搭在车把上的手里握着掇直了的一叠零钱——便于随时交易。没有应声，一个个儿都不动声色。只有小伙子抓起筷子狼吞虎咽起来。小推车走了，一个风尘仆仆的

农民工小声嘀咕着：“转一圈儿就五块钱了……”是啊，确乎饿了，该吃早饭了。受到了某种提醒和感召一样，车厢里积了一夜的倦意被对于食物的渴望取代了。不约而同地，大伙儿纷纷从提包里塑料袋里书包里掏出面包、蛋糕、方便面、火腿肠、麻辣香干、苹果、雪梨、雪碧、绿茶……喁喁的谈话声响成一片，一天之计在于晨的活力与精神又都恢复了。咦，隔过道斜对角的中年男人居然从提包里取出一只塑料袋裹着的烤鸭，就着罐装啤酒用筷子夹着吃肉，大清早的不嫌腻歪？他咬了一口上车前买的面包，塞在口里像棉花一样，他忍住心头的厌恶感，三下五除二地解决掉了。

随着车厢里的气氛越来越活跃了。前面看不见的角落里传来了俗气的酒吧慢摇曲。他嫌吵似的蹙了蹙眉，已经坐僵了的身体却不自觉地蠢蠢欲动，要跟着那动感的节奏摆动起来。他也是喜欢过跳舞的呀。

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街舞这种新兴的舞蹈在中国大学校园里流行开来。有多少年轻人被这种阳刚动感的舞蹈所吸引啊。不过很快，另类、叛逆、耍酷、非主流、社会小青年、闲散人员这些词语接踵而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时他们学校几个爱跳舞的同学想要组成一个松散的小团队，一起学习交流，他也加入了。那是中国高校里面最早的第一代街舞团队，除了对舞蹈的挚爱他们一无所有，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他跟着他们跳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他们千辛万苦地去联络稀有的街舞老师，自己从生活费中挤钱买音响设备，磨合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练习怕招来非议，忍受着没有音乐基础而带来的节奏上的迟钝……他的平衡被打破了，身心俱疲，他觉得还是回到他的《海上花》里去更安全更省力。

他回复到一如既往的状态中来。有时和同学们一起去上课，被老师时不时地从万千思绪中拉回来，大部分时间笔记记得不错。他

们班两个男生宿舍只有一台二手电脑，大家轮番上阵打电子游戏，一个人打的时候其他一堆人围在身后聚精会神地看，从参谋和指点中得到莫大的乐趣。qq 风靡一时，经常有人在二手电脑上和纯情的小姑娘们聊得不亦热乎。电脑的键盘天天劈里啪啦地响着，上面的英文字母早就被磨光了，大家操作起来依然指动如飞。这台电脑长期超负荷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掉，每次都有人自告奋勇地抱着去修来换取使用权。玩完游戏他能一觉从早上十点睡到晚上，到水房洗漱完毕后出去四处闲荡。转到湖边，有人在校工会门前的空地上练嗓儿，双手打着拍子，来回地踱着步子，咿咿呀呀地念着白。远远地听得一句道：“小姐，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哇？”多半是《西厢》。果不其然，一会儿就又传来了“张生啊——”。底气不足似的，不过一霎儿，就拎着外套进去了。忽听得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原来是湖里的那两只鸭子在水边草丛里“噗——噗”地拨水。他茫然站着，四周黑灯瞎火的，只有工会门口昏黄的灯还亮着，反倒多了几分阑珊。再到大公门的菜市场上去，已经关门了，只有市场外面回族人刚刚在露天烧烤摊子上拉起了白炽灯，烧旺的烤炉子上挨挨挤挤的羊肉串滋滋地响着。他随便找了个座儿坐下，要了一碗羊肉泡馍。端上来了，馍竟然是整张的烙油饼被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盛在盘子里，他有些张口结舌，怔了怔俯下头去喝稀稀拉拉的肉汤。半温不热的汤里飘着些薄薄的肉片，夹了薯放入口里还有些生硬。店伙计正端着一个刚离火的砂锅送到另一位顾客桌上，一路滋滋啦啦地响着走过他身边。他草草吃完了，推开椅子起身走了很远，才被店伙计追上来要饭钱。咦，忘了给钱了么？他努力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一片茫然，不记得给过钱，大概是忘了吧。于是掏出一张二十的来，又跟在伙计后面回去取找钱。

回去的路上有小贩在卖臭豆腐，他心念一动，上前去要了一碗。

怎么？这完全是另一种臭豆腐呀。从油锅里捞出豆腐泡来盛在小碗里，再从一个壶里倒出发臭的卤汁子来浇在上面，又搁上一勺黄瓜丝，滴上几滴辣椒油。一瞬间他产生了想趁着没给钱拔腿就跑的冲动。他家乡的武汉臭干子呢？长方形的干子从油锅里沥出来，色泽金黄，灌下半勺汤来，添上小磨香油、香菜、葱末、孜然、晒干了的虾米皮、切得米粒大小的咸菜丝……小塑料碗握在手里热乎乎的，还没吃就先熨帖到心里去。用签字挑着咬上一口，外焦里嫩，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嗬，滚热的灌汤就从干子里溢出来烫了嘴，越发引得吃客猴儿急。在他缅想家乡小吃的时候，他的腿牢牢地钉在地上，乖乖地付了钱接过来。他呆呆地托着那碗臭豆腐看，犹豫着吃还是不吃，在空荡荡的路边投下长长的影子。他十分困惑，为什么他想要的和他得到的总是风马牛不相及？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遥远？他托着那碗臭豆腐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吃了一口，把它丢到路边的垃圾桶里去了。等他回到宿舍里，一天就要过去了。他躺在床上打着手电筒看果戈里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手电灯没电或不知不觉间沉沉睡去。后来他得了结膜炎干眼症颈椎病胃炎肠炎尿道炎牙龈肿痛……再后来他毕业了……又上了研究生……他大四的那年，隐隐约约地听说了以前街舞队的一个同学因为在舞蹈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可能拿不到学位证了。他在心里黯了一下子的时候，谁说没有一丝羡慕和钦佩呢？

上了研究生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搬去了另一幢宿舍区。这宿舍区被一条东西向的林荫道一剖为二，两边依次横排着三幢外形几乎一样的宿舍楼。都是上了年纪的旧楼，褐色的砖头墙还保持着五十年代建筑的模样，三层高，只是内里翻修过了，林荫道上茂密的枝叶直盖到屋角来。夜里游荡在这条林荫道上时，他在其他宿舍楼透过半拉的窗帘洒下来的亮光中，看到路北最东边的一栋在暗

夜里沉沉的锁着门，忽然心里有什么往下沉了沉。像是许久没有人住了。后来才晓得这楼里只住了一个学生，等他申请搬到这儿来后，连上管楼的大爷一共是三个人。他双手交握在脑后躺在宿舍的床上，眼睛投向窗户外面的蓝天，沉浸在自己的冥想里面。有时候他会非常喜欢羡慕 70 年代出生的人，那个年代里理想主义的旗帜高扬。他想念 90 年代的童年，物质和精神都还不够多，一切都有奔头和希望。那个时候中国的摇滚乐灿烂辉煌，摇滚文艺青年们清贫的四处打工走穴始终没有过妥协，在他们的歌声里到处弥漫着个人内在独特品质——敏感、忧伤、内向、对美好的向往以及对音乐和内心的忠诚。他们的青春轮廓分明。

“哐——哐”车又停了，“叮——铃铃铃——”车又开了。整个社会就像火车一样地在飞速地前进着。眼下各种形式的街舞社团在各大高校里已经遍地开花如火如荼了。八年之后的这些年轻人差不多是继第一代之后的第四代第五代队员了。他们有着现成的音响设备，积累下来的师资力量，专门的部门负责外援赞助，学校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鼓励，还有无数颗坚定追随的心。这些青年人跳脱飞扬，朝气蓬勃，他们再也用不着夜里躲在操场的某个角落里练习了；几个人高兴起来搬起简易音响就到夜灯璀璨的喷泉广场上去，有意无意地吸引着路人的目光；他们开露天晚会，把架子鼓也抬来，在强有力的节奏声中挥霍着青春。

有一次他去看这些年轻人办的晚会，主持人请上台来几位嘉宾，介绍说几人都是高校街舞的开山前辈，差不多从八年前街舞刚流行开来的时就玩起来了，现在是圈内尽人皆知的高手和老师。说罢，把话筒递给左边第二个，说是请某著名街舞舞团团长兼领队讲话。那人头上的鸭舌帽压得低低的，灯光在脸上投下了巨大的黑影。

他坐在台下定睛一看，怎么有点眼熟哇？那人接过话筒说道，很高兴团队和自己这么多年来取得了这样的成绩，遗憾的是在大学时因为热爱舞蹈，没有能拿到学位。说到这里，这队长顿了一下，抬起头来接着说道，年轻人啊，如果你们热爱一样东西，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评价，不用去管那些名不副实违乎本心的东西，坚定地为它走下去吧。会场上静默了片刻后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像忽然惊起了漫天的鸟群，经久不息。啊，他模糊的记忆一瞬间复苏了，他认出来这队长了，这曾和他一起跳过舞的年轻人——在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后走出来了！他坐在最后一排听着听着，眼角悄悄地湿润了。

“哐——当”一声，车又到站了。是郑州。下一站就到家了。车子又开动了。广播里传来了女播音员甜美的嗓音：“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您好，您所乘坐的此次列车是×××次列车，始发站×地，终点站×地，沿途经过站点和到达时间依次是……沧州到达时间 23 点 50 分……邢台……邯郸……郑州到达时间 8 点 43 分……南阳……孝感到达时间 14 点 31 分……列车已经从郑州车站出发了，下一站是……到达时间 10 点 05 分……注意保管好您的行李物品……欢迎乘坐本次列车……”若不是还乡，是不是连身世之感都失落了？

他才 26 岁呀。26 岁的年轻人是正在上升的太阳，应该铺张扬厉踢天弄井，刀山火海也要凭着年轻与热血去搏上一搏，闯上一闯。来日方长。26 岁的年轻人怀揣着野心与梦想，在底层挣扎着，揣测着，察言观色着，剪裁调试着，再怎么做低伏小都义无反顾，只等着能够翻云覆雨的那一天……他没有理想，没有集体归属感，有的只是对《海上花》的敏锐感知和零星的记忆碎片。他的青春热烈过吗？还没来得及出口，就说出了再见。

他已经 26 岁了呀。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六？再过几个月他就要从学校彻底地滚蛋了。他还没有找到一块自己真正耕耘和浇灌的土地。他也是很懂得好的呀。他可以领略草坪上在冷风中摇曳的玫瑰。他去超市买东西时从女孩子的饰品区经过，玻璃柜台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项链、脚链、手镯、耳环，他觉得个个儿都漂亮。一个相貌平平的教甲骨文的女讲师，穿了一件风衣来上课，风衣的大立领衬得她容光焕发，年轻的脸宛如一朵盛开的花，他竟觉得她也是美丽的了。昔年他在车站候车大厅里，看到一群新疆男子，面容轮廓分明，体形高大健美，在熙攘的人群中说着柔和轻快的维语，清朗无比。火车上那湖北女人坐在人堆里，他一眼望去就移不开眼睛，周围的人群喧哗全都淡出了，以看一副画作或雕塑的眼光，他久久地审视着这在骨子里与一座城市如此契合的面相。他很想把这女人的脸拍下来，标题叫“武汉面相”。这样敏锐的感知力，只是他的创造力在哪里，热情在哪里？他就要茫茫然地离开象牙塔，走进社会承担无奈和责任了。可他实在还没对自己负好责呐。

“许昌快到了！”有人喊道。开始有人站起来窸窸窣窣地收拾行李。窗外的雪已经停了，灰白的天空低沉阴翳，他抬头凝望着，目光变幻中含着那么一点儿希冀，依稀又看见了蓝蓝的天空中跑过白云千里万里，眸子里的这一点儿希冀很快又和更多的迷惘混在了一起，白云千里万里，他又该往哪里去？